

佛跳墙
你是我的生命线

楔子

千榕大厦的总经理室外，秘书艾米坐在舒适的座椅中回复来访者。

“见总经理是要预约的，请问您预约了吗？”

她其实正眼都没有看眼前这个一身运动装扮的人，兀自把纤纤玉指伸向阳光的方向，打量着指甲油的光泽。

哼！这是什么地方，健身房吗？穿成这样子估计也不是什么厉害角色，还戴副墨镜装明星！和公司有交情的重要人物，她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眼前这家伙根本不在记忆库嘛！

“先生，如果您没有预约，就请便吧。”艾米作出送客的姿势，接着玉腿叠放在一起舒服地靠在座椅上翻开了今天的日报——

哗——

报纸从她的手上直接地落下来掉在了地上，没有了报纸的遮蔽，她脸上目瞪口呆的表情一览无遗，她哆嗦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拼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总经理在、在，您……我……”

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只是高挺如刀刻的鼻梁和紧抿的薄唇透露着他并不大的年龄。

他冲艾米微微点头，径直向总经理室走去。

艾米在他的身影在回廊消失后，一下虚脱地跌回到座位上，她的目光又落在报纸的头版上——

众多保镖的围拱下，一个眼戴墨镜面无表情的男子从机场往外走，大号的字体醒目地写着：“商业撒旦近日回国，金手指将点燃经济。”

展轻侯？！他是……展轻侯？！

他确实不需要和公司有任何的交情，因为，因为整个公司都是他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现在的总经理的啊——展氏企业的皇太子，商界的天才，世界上获得“香蕈鉴定大师”头衔中年龄最小的亚裔男子……一直以来“展轻侯”这三个字简直被人们当成神话一样地崇拜。

可是，三年前他却神秘地消失了，有传言说 he 去了美国，也有传言说他被仇家暗杀……

而今，就在所有人已经渐渐适应没有展轻侯的日子的时
候——

一摇王者归来

总经理偌大的办公室中，顾凉秋正努力地带动着他球一样的庞大身体追着一个女孩满屋地跑，边追边喊。

径直推门进去的展轻侯停在了门口那里，皱眉不语。

顾凉秋还在追，“宝贝，你相信我！我跟那个女的真的没有什么。我爱的是你……你别跑了，我真的和她没什么……”

那个被叫做“宝贝”的女孩完全不理睬他，随手抓起什么就一股脑地冲他扔过去。

“谁相信你的鬼话，你这个大骗子，骗子！”

顾凉秋气喘着跑过来，猛然之间抬头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展轻侯。

“轻侯，你怎么就过来……”他从西装口袋中摸出一方手绢擦汗，扶着展轻侯的肩膀直喘粗气。

“我来取放在你这里的東西。”展轻侯话刚说到这，顾凉秋就被一只黑陶笔筒给砸了个正着，笔筒摔在地上顿时四碎，陶片溅在展轻侯的裤上。

“轻侯，轻侯，你千万别生气，别生气。”顾凉秋显然一个头两个大了，一边赔不是，一边又去追那“宝贝”。

“现在是解决你这些问题的时间?!”展轻侯脸色一点点地变得难看了,刚要再说些什么,他突然嗅到一种很呛鼻的味道,与此同时——身后的门却被一个人大力踹开来——

“哐”的一声直撞在他的后背上!

本能地,他旋身飞起一脚就把撞过来的门一下给踢回去了。

门又狠狠地撞了回去——

“咣——”的一声闷响。

听声音,展轻侯觉得门好像又撞倒了什么,果然,不一会儿,一个女人捂着鼻子走了进来。

“这是什么破门……”女人的脸被她紧紧捂着鼻子的手和近似爆炸的混乱发型挡得严严实实,展轻侯只能看见她身上那些极尽妖艳和低俗的衣服。很多种颜色混杂在一起的一件外套,镶着滚边的流苏让人有种不伦不类的感觉,腿上超短的热裤,以及网状的黑色丝袜。

“是谁撞我……”那女人捂着鼻子鼻音浓重地说。她抬起头,露出画成烟熏状的眼睛。

展轻侯突然紧皱了眉头,原来呛人的气味是她身上的香水。对气味极其敏感的他被刺鼻的劣质香水味刺得头晕。

“你、你怎么又找到这里来了?!”顾凉秋冲过来,拉着她到女朋友身边,“宝贝,这就是那天那个美眉了,我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她,我爱的是你!”

“你就是他的女朋友啊。”美眉终于放下捂着鼻子的手,“那晚是我勾引他没错,可是他醒过来居然说他已经有了最爱的人,说什么都不肯和我在一起——”

“没错 这就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了!”顾凉秋把他的“宝贝”搂在怀中。

“那好 给钱!没想到你是个这么正直的人 ,就当我投资失败看走了眼。”美眉拿出一盒香烟 ,抽出一支叼在涂着厚重唇彩的唇上 ,说话的时候香烟就一抖一抖的 ,“别废话 ,给钱!”

“钱不是问题 ,你拿了钱之后再不许找我 ,我的宝贝可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顾凉秋从口袋掏出支票开始写 ,他的“宝贝”靠在他的身边 ,全然没有了刚才的怒气 ,眼前这个完全被自己比下去的女人让她有了很多的骄傲。

美眉接过支票放在眼前 ,看着上面的数目顿时眼神放光 ,一缕鼻血直流下来。

展轻侯被这场闹剧弄得完全没有了心情 ,他径自走到办公桌后面的墙那里 ,拉开挂着的一幅油画 ,露出后面的保险柜暗格 ,转动密码锁几下拉开保险柜门。

乱成这样!

他皱眉 ,伸手在一扎扎的钞票里翻找 ,在柜角他看到了一只硬红镶金的小木匣 ,展轻侯取出木匣装进口袋 ,转身就离开了。

他讨厌这样混乱的恋情 ,尤其讨厌这样轻浮的女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展轻侯搭电梯到负一层的停车场 ,宝蓝色的 ~~奔驰~~ 在车位上散着犀利的冷光 ,静静地等着它的主人 ,展轻侯打开车

门坐进去，从口袋中取出那只木匣。

“我回来了。”他摩挲着盖子，喃喃道。墨镜下看不到他的眼神，似乎他的表情从来不会改变一下，只是冷冷地僵硬着，至多——皱一下眉头。

“回来就证明我已经完全忘记，这是我展轻侯说的。”他语气平静，话音落了之后便打开车窗扬手把匣子扔了出去，匣子在地上滚了几下落在了角落中，展轻侯接着启动车子。

车子在偌大的双层停车场转了几圈，展轻侯四面看了看——他还记得三年前的那些车和牌号，看车子他知道公司人员变动并不很大，除了这些，和公司有来往的其他公司车辆也显示顾凉秋现在做得不错。

他点点头，打方向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前面不远处的两辆车之间突然摇摇摆摆地走出一个人。

一脚踩住刹车——

怎么走路的？！这人居然把头向着天在走路，径直地冲着车子走出来。幸亏车子还没有开得太快，她才没有被撞倒。

展轻侯降下车窗，把头探出去。

那人也把冲天的脸低了下来，露出满脸的浓妆和流血的鼻孔。

居然是——那个向顾凉秋要钱的女人。

展轻侯心里顿时生出几百分的厌恶，原本想要说的话一句都不想对她说了，他冲那女人挥挥手。

“先生，你有没有带纸巾？”那女人走过来，用手捏着鼻

子,在终于看清楚了车中的人之后,她立马惊讶得叫起来:
“是你?撞我鼻子的坏蛋!”

好像是你先用门撞我的吧,现在居然来个恶人先告状!

展轻侯心里想着却不屑开口,他按动关闭窗户的控制按钮,同时把脚踩向油门。

“喂,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地跑掉,好没有风度!”那女人敲着车窗,见他没有反应,干脆整个人拦在车前面,看车一停步,立马绕到副驾驶的位置拉开车门坐了进来。

“你做什么?!”展轻侯大为光火。

“你把我鼻子撞成这样,不用负责的吗?”女人指指自己的鼻子。鼻头已经明显地红肿起来,看样子鼻血刚刚止住的样子。

展轻侯皱眉,负责任?!开什么玩笑!

“你到底要怎么样?”

女人没有回答他,只是从随身的包里面拿出一双平底的运动鞋,弯下腰脱掉高跟鞋,颇有些费力地开始换。好半天她才抬起头,“这样吧,医药费是要赔的吧!鼻子撞伤可不在合同之内哦。”

医药费?!

展轻侯一直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他转过身子正对着她,“做别人的情妇,抢夺不爱你的人。你觉得做出刚才那样的事情很光彩吗?你现在马上给我下车!”

那女人被他吼得很是莫名其妙,半晌才恢复过来,她着急地做着“~~滚开~~”的手势,一脸的无奈。

“你、你什么都不知道?”她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但

是刚才你在他办公室啊,你还可以直接开保险柜的。你和顾先生不是一起的吗?”

“你说什么?”展轻侯皱眉,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

等等!展轻侯心中突然一凛,她刚才好像说到——合同。

合同?

“你和凉秋有什么协议?”展轻侯问道。他开始觉得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原来真的不知道呢。”女人很得意地打了个响指,“看你气成这个样子,我的演技真的很棒!”

“既然你不是他那边的人,而且合同到现在也正式完成了,告诉你应该也没有关系的。”女人开始在包包里面一通乱翻。

“看你开这么好的车子,没准以后会是我们的客户呢!”

她从包里面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展轻侯。

展轻侯皱着眉接过名片,淡粉色的名片上面印着很可爱的美术字——

百变俏佳人公司

演员 徐忆璇

本公司经营项目:出租您需要的真相。

展轻侯把名片递还给她,“这种公司从来没有听过。”

“名片哪有这样子就还给别人的,这很没有礼貌噢。”徐忆璇把名片很正式地又捧在展轻侯眼前,“拿着。”

“我说不要就不要,你少命令我!”他伸手打开她的手。

一碰到命令式的语句,他的火气就尤其的大。

“你脾气还真的是很坏啊。”徐忆璇摇摇头，“不过也对了，像你们这样的有钱人，烦心事一定会不少，内火本来就旺的。”

“不过现在好了。”她突然竖起手臂作出超人捍卫地球的姿势说：“你的需要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无论绯闻啊，偷情被老婆发现啊，不想向慈善机构捐那么多的钱啊，等等等等，只要你需要，我们公司就会以专业的精神创造一段真相——保证会提升您的形象还可以达成您的目的哦！”

死家伙！

展轻侯这才知道为什么刚才就觉得顾凉秋不对劲，原来她是在演戏！居然连他都骗过了！

“又流鼻血了……”身边突然有个很变调的声音，展轻侯转头看到徐忆璇正把头冲天费力地说话，“我要脱血死掉了……医院，拜托送我去医院……”

“医院？”展轻侯有些为难。

只怕刚到医院门口，你就被记者给活活踩死了。我带着一个女人出现在医院，那些在机场没有找到我的媒体肯定会倾巢出动……

他摇摇头，“我只能带你回我公司，那里有位老中医，会帮得了你。”

“好吧！只要是医生就好。”徐忆璇点点头，越来越痛的鼻子让她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要求了。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车子缓缓地驶入展氏企业的大厦，徐忆璇的嘴巴立刻张成了“O”形，连鼻血都顾不得了——其实就算她本来没有流，现在也有要流的冲动了。

“你在这里面工作？！”她趴在车窗上惊呼。

“有问题吗？”

“哇，这里可是个钱柜哦！你真的好厉害！”她几乎把脸压扁在车窗上面使劲地往外看，一个劲地感叹。

车库里面清一色的顶级轿车和跑车，让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不小心来到了万国车展的展厅。

“听说这里面网罗了世界各地的精英呢，还有人说展氏企业里面没有年薪低于百万的人，是不是真的？”

“因为这里的员工值这个价钱。”展轻侯眼也不眨地说。

徐忆璇吐吐舌头，“真的是好有钱！也难怪，国际上最流行的香薰香料这几年来都出自展氏王朝呢，还有展氏的酒业，展氏的晶片，展氏的房地产……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兼并的呢。而且兼并之后即使再破的行业都能吓人地咸鱼翻身。”徐忆璇凑在展轻侯耳边，“你说你们老板是不是鬼啊？”

“什么？”展轻侯第一次听到这样对他的评价。

“你想啊，他那么奇怪的狂赚，然后又人间蒸发几年不见踪影，这不是很奇怪吗？”

徐忆璇很诚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边说边很有深度地点头。

“他肯定给你们安排好多的工作是不是？你看看你的脸色。”徐忆璇很同情地看着展轻侯。他的脸色异于常人的白，在墨镜的映衬之下竟是一种类似透明的疲惫苍白。

展轻侯的眉头突然就皱紧了，“我讨厌别人谈到我的脸色，你最好记住这一点！下车。”

展轻侯把车停住，口气很差地说了一句。

徐忆璇撅撅嘴，哼！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等有一天你到了我的地盘上，哼哼！

从车上走下来，她还陷在她自以为是的思考之中，跟着展轻侯上了电梯。

电梯在顶层停住，一走出来，徐忆璇顿时觉得自己进到骇客帝国里面了——眼前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极尽先进和奢华的装修设计，她大张着嘴巴几乎忘记该如何呼吸！

“好香！”在一扇很严密的大门外，她突然吸吸鼻子，虽然鼻子严重受创，可是空气弥漫的异香还是很真实地飘进了她的鼻孔。

“这里是香薰研究室。”展轻侯把手从西裤口袋中拿出来，在指纹感应器上按了一下。

绿灯亮起，厚重的强化玻璃门缓缓地打开，空气中的香味顿时浓郁了很多，但很奇怪，那种浓郁的感觉又在瞬间散去，仿佛可以看见那些亮莹莹的香气分子，环绕在身边俏皮地上下翻飞，只是柔和而适度地接触着感官。

“哇！神奇！怪不得风靡全球呢！你可以进得来这里，干吗不偷点技术出去，反正你们老板钱太多，肯定不会发觉的。”徐忆璇小算盘开始啪啦啪啦地在脑袋中打起来。

展轻侯摇摇头，“你以为随便什么人都可配得起年薪百万？你这种，不可以。”

榆木脑袋！徐忆璇冲他的背影撅撅嘴，只得又跟上去。

对面走过来一个手中拿着文件夹的男人，他快步地走到展轻侯身边步子一顿，“董事长，您来了。”

轰隆——眶当——

徐忆璇愣愣地站在那里，缓缓地抬头看天——大白天的怎么会觉得电闪雷鸣的咧？

欲哭无泪啊！

他、他居然就是展氏企业的皇太子？！居然就是这几天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展轻侯？！

可是——徐忆璇马上就有疑惑了，她明明认识之前的展轻侯啊！那个经常出现在报章头条，器宇轩昂笑容洋溢的展轻侯，那个有着俊朗外表温和眉眼，举手投足间都绅士风度十足的年轻王子，那曾经是无数少女的梦想啊，她怎么会不认识，可是眼前这个分明就不是啊！

“你怎么会是展轻侯？”她脱口而出，马上又伸手捂住了嘴巴。

展轻侯的步子停住了，他转过身摘下了墨镜，“那么你认为我是谁？”

徐忆璇这才看清了他。三年前的俊美少年已经完全成长为成熟的男人，肩膀宽阔四肢修长，器宇轩昂霸气十足。虽然脸上的轮廓并没有大的改变，可是五官的棱角却变得更加鲜明了。最大的改变是那双眼睛——那双曾经温和柔软的眉眼，如今却像两泓深不见底的冰潭，完全看不到底。眼神冰冷凌厉，让周围的人都瞬间矮了三分，只是看他都觉得浑身发冷。

这确实是展轻侯啊，可是这又分明不是三年前的那个展

轻侯 她搞不懂实在搞不懂 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 脑袋都打结了。

而且——刚刚她说了他多少的坏话啊 还撵掇他去偷他自个儿的钱！完了完了 这个最大的财神生生地被自己踹到外太空去了。

那现在到底是进去还是不去？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像一只可怜的热锅蚂蚁。

展轻侯冷冷地看着她，“你还走不走？”

“噢！”徐忆璇硬着头皮答应了一声 追上他的脚步。

“彭先生在哪？”展轻侯边走边问。

“是。”秘书躬身，“董事长，彭先生在实验室里面，我带您去。”

展轻侯微点点头不再说话。

又走了好久 在走廊的尽头 秘书打开一扇声控门 并按响了里面的门铃。

一个胖胖的老人家从很多的试管仪器中抬起头来 隔着玻璃看到站在外面的展轻侯。

“董事长您来了。”他抬头微笑问侯 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对演戏非常本行的忆璇最擅长的就是分析人的表情了，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那是“掩饰不了人的内心”。

现在她看得出来 这个彭叔对展轻侯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唯唯诺诺 一脸敬畏 他的笑容中是和藹的父辈感觉 是一种关怀包容甚至是宠溺的笑。而高高在上的展轻侯 也在见到彭叔的那一刻 有很多分的放松。

“彭叔。”展轻侯叫他，“你那些药还在吧？”

“伤哪了？”彭叔一下抬起头，上上下下地看着他，确定他毫发无伤之后才似乎松了口气，“你等我一下。”

他放下手中的试管，走到玻璃门边按了几个密码键。门洞开，同时放出消毒气。

“谁要用？”彭叔走出来，边脱身上的工作服边扫了一眼徐忆璇。

危险！忆璇从这眼神中看出了不友好的气息，脑中危险信号频闪。

“她的鼻子撞了，你帮她看看。”展轻侯指指她。

“是吗？我看看。”彭叔伸出胖胖的大手掌把徐忆璇捂着鼻子的手拿开，露出红肿成一片的可怜鼻头，“哎哟，撞得不轻啊。”

他伸手按了一下。

徐忆璇顿时一声惨叫：“疼……疼！”她捂着鼻子原地直跳脚，眼泪都差点掉下来。

“疼？不会啊，我没用力啊。”彭叔在自己的鼻子上按了按，一脸的费解。

展轻侯在一边摇摇头，他知道是徐忆璇身上这身衣服惹祸了。

彭叔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妖艳不庄重的女人，尤其是当这种美国火鸡式打扮的女人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铁定是误会了。

“彭叔。”他想解释。

“我现在去弄点药，小姐，你趁这会儿去那边换洗室里

面吹吹风,你身上的香水味快把我的老命都送掉了。”彭叔摇摇摆摆地走到另外的一扇门边,突然又回头,“如果那些可以被叫做香水的话。”

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后。

“他什么人啊。”徐忆璇的声音里面带着哭腔,“他不会医人啊?”

“彭叔只是讨厌你身上——”展轻侯指指她身上的打扮。

徐忆璇吸吸鼻子,“我也不喜欢他的大肚子啊,我也没有去戳他的肚子……”

这叫什么逻辑!展轻侯兀自摇摇头,看着她痛到眼中闪动泪光的样子,却也不好再说她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我看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呢。”

“彭叔是我爸爸美国总部的下属,我最早回国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展轻侯声音平和,“我不在国内的几年,重要的事情也是彭叔在打理。”

“对了,你怎么会突然离开那么多年?”徐忆璇突然记起三年前媒体狂炒的那则新闻。

“这不关你事!”展轻侯突然喝道,好像被人刺中要害般。

“不问就不问嘛。”徐忆璇噘噘嘴,“我包里面有带衣服,正好去换一下……小菜一碟!我不信搞不定他!”

见展轻侯不理她,她捂着鼻子走进盥洗室。

过了一会儿,彭叔拿着药从屋里走出来,看到展轻侯自己站在房间里。

“那棵圣诞树呢？”他把手中的药放在桌上，又摇摇摆摆地走到饮水机前冲了一杯水，“真的这么听话去吹风？”

“彭叔，她只是在扮演坏人，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刚说到这里，盥洗室的门也开了，徐忆璇从里面走出来。

“你是谁？”彭叔脱口而出。

展轻侯也愣住了，这真的是刚刚的那只美国火鸡？！

他发觉自己之前的定位完全的错误，因为眼前分明是个女孩，而不是个——女人。

摘掉假发后，顺直的黑发扎成清爽的马尾，云天颜色的上衣，肩胛处系着可爱的吊带，牛仔七分裤勾勒出笔直修长的双腿，脚上登着平底的运动鞋。包包斜挎在她身上，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刚才的行头。

洗去浓妆后，清丽可爱的五官也显露出来。粉嫩的皮肤上是一双大大的杏仁眼，有着珠贝的眼底和黑珍珠般的瞳仁，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一副精灵古怪的样子，整齐的牙齿总是在笑容中闪着光华。不过现在她脸上最抢眼的还是那鼻子，通红通红的就像是个扮好装的小丑。

她冲彭叔很不好意思地一笑，清纯可人的脸上小鼻子抢眼地红着，“是我啊，伯伯，您看我的鼻子还看得出来吗？”

“这样还像个样子，过来，我给你上药。”

“嗯，忆璇这就过来，那么就麻烦伯伯了！”徐忆璇的声音乖巧得像只猫咪。

她走过来坐在椅子上，乖乖地扬起头，“伯伯，这个角度您会不会不方便？不然我站起来您坐啊。你这样站着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呢！”

彭叔像尊弥勒佛一样很喜相地哈哈笑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我们慢慢上药哦，疼就告诉我一下。”

“嗯，肯定不会疼的，一看就知道您的医术高明呢，真的，忆璇不说谎的哦。”

展轻侯在一边紧皱眉头打量徐忆璇——换个衣服之间转变就如此之大？

在彭叔转身拿药的时候，徐忆璇突然飞快地冲他转过脸来，指指彭叔扮了个“成功”的鬼脸。

展轻侯瞬间明白了她那句“小菜一碟”的意思。

他的目光从徐忆璇身上移开，他低头看看表，“彭叔，你待会儿上完药通知一下司机送她走就好，我要去上面看一下。”

“嗯。”彭叔答应着回过头，徐忆璇则在四秒之内又换上乖乖女的表情。

“喂！”徐忆璇突然想到什么，“你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公司！我们收费很合理的，服务也亲切，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真的，记得哦！”

她扯着嗓子在后面做宣传。

展轻侯没有理她，径自地开始向外走。他摇头，这个女孩虽然不是真的坏女人，却是个真的钱罐子！

二摇执拗太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com